



# 普遍設立學校博物館的重要性

文.圖 (作者提供) / 陳欽育

## 摘要

國人對博物館的重視，乃近幾年的事，公私立博物館、文化中心相繼成立。歐美國家在更早以前，約十九世紀初年，即已重視博物館教育與學校教學相結合，充分利用博物館的資源。博物館教育的優點，在於它可彌補學校教學與研究上的不足，二者可謂是相輔相成的；惟時下一般觀念仍將博物館教育視為體制外的非正規教育，而與體制內正規的、強制性的學校教育有別，其實二者是可相通的，這是國人亟待導正的觀念。尤有甚者，各級學校將設立圖書館視為理所當然，唯獨將博物館付之闕如，這是多年來上述不正確的觀念所致。圖書館與博物館二者的重要性，正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圖書館乃典藏圖書資料的中心，而博物館則為實物收藏之所在，二者對於學校教育的重要性，並無分軒輊。

各級學校所設立的博物館，論其規模、館藏、設施……等方面，與一般博物館是有別的，然其終極目標與功能，則是一致的。學校博物館的藏品，使教材更生動活潑化，內容更充實具體化，可使學校教學理論與實物配合，俾發揮相得益彰的效果。各級學校博物館有其不同的收藏，可以相互觀摩、外借交流等方式，互通有無，使每一個學校博物館各自的功能與特色發揮到極致，以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另外，學校博物館可扮演社區的文教中心，使社區人口成為博物館的觀眾，充分發揮社教的功能，有助於提昇國人的生活品質，消弭社會上暴戾之氣。可見，普遍設立學校博物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 壹、前言

博物館（或美術館）的設置，在一般人的觀念裏，是由國家設立或由私人創辦設置的，它是公開展示供國內外人士參觀的場所，國人很少認為它是附設在學校裏，除了具有專門性學術研究價值的文物陳列室而為專家學者所常利用者外，多數學校仍少設置，大部分設立「校史室」，收藏學校光榮事蹟的紀念獎牌而已，並未具博物館的型態。因此，學校設立博物館的概念，在國內尚未普及，甚或被忽略。反觀，在歐美幾乎將博物館與圖書館視為同等重要，博物館乃為實

物資料收藏之所在，圖書館則為典藏圖書資料之中心，二者都是學習和研究上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反觀我國一般學校獨有圖書館而無博物館，未始非為我國教育上之一大缺憾。

博物館在學校教育上是具有實物教育的性質，學習或研究若僅憑書本上的記憶或傳授，其效果是有限的，歐美國家約在西元十九世紀初年，即已重視博物館教育與學校相結合，充分利用博物館資源。學校教學若能與實物配合，其印象及記憶將更為深刻，效果更為顯著。因此，博物館學習正可彌補學校正規教育之不足。即以美術教育為例，西元

1971年美國紐約州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美術館在教導學童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正好可以補救學校美術教育的缺失。另外，美國美術教育學者葉拿溫（Yenawine）亦提出類似看法：「美術館教育人員的任務之一，便是彌補學校美術教育的失當。」（註1）其他歷史類、科學類等博物館，亦可作如是觀。然而我國教育界對一所大學的評鑑，往往將圖書館藏書量的多寡及其設備，列入評鑑的要素之一，而於博物館設置與否則常忽略。實則學校之必須以博物館輔助教學，一如理化科之需實驗室一樣，故博物館在學校教育上是



不可偏廢的。學校設立博物館的觀念，在國內應儘早提倡，使學校教育效果更為落實、彰顯。

## 貳、學校博物館的意義及其分類

學校博物館，係指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研究所等各級學校，在校內實施「實物教學」的一個教育及展示場所，它必須具有各類藏品作為施教的內容。上述的藏品，是指廣義的收藏品而言，包括死的、活的動、植物等皆包括在內。然而，並非每個學校皆有完整的收藏，各級學校應以相互觀摩、外借交流等方式，互通有無；或向各有關的博物館外借特定主題的藏品、複製品、模型、圖片、幻燈片等教材，以彌補學校博物館藏品的不足，俾使每一個博物館各自的功能與特色，發揮到極致，也使各級學校的教育，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各級學校對於學校博物館的利用，因著小學、中學及大學等各級學校的需要和學科性質而有所區別，因之其成立的方針和設備，都應有所不同。然而三者比較起來，就館藏、設備、公開展示、研究等各方面而言，似乎以大學博物館的籌設，更需大費周章，也益顯得它的重要性，故本文在論述小學、中學及大學三類學校博物館中，特加以詳論大學博物館。

### 一、小學博物館

二十世紀初，歐美許多博物館或美術館與國小維持著密切的互動關係，博物館常為國小兒童提供教學服務，美國托雷多(Toledo)美術館自1903年起便致力於學童教育(註2)，博物館往往投下巨資用在國小學童的教育活動上，將博物館資源與學校教學緊密結合。可見，美國學制對博物館教學的重視。

小學博物館的收藏、設備……等規模，雖不如一般博物館來得完整，但仍應具一般博物館的雛形，它同樣可以發揮一般博物館的功能。設立小學博物館的先決條件，必須要有足夠的空間供學生儲存、擺設及展示其蒐集的標本，或自行製作的模型、手工藝等作品，當然包括學校收藏供教學用途的文物在內。然後加以標示、說明，作有秩序的分類、整理，以供學童觀賞或作為教學用途，這起碼已具備小型博物館的雛形。

小學教育必須是生動活潑的，隨時有新的教學設計，老師須充分利用學校收藏品，設計相關教學活動。例如有關史地課程，可從該地方的史地、沿革、產業、風土民情、宗教信仰等開始談起，自行繪製地圖，標明祖先遷徙路線圖，先由個人自身談起，然後再擴而廣之，與整個中國歷史的大環境相連貫，這是利用自製教材的一種施教方式。另一種就是實地的田野考察，利用採集、挖掘出來的化石、古文物，證明台灣在史前時代曾與中國大陸有非常緊密的連結關係。這種田野考古工作，只要老師具

有普通的考古知識和經驗，即可率領學生作野外實地的考古工作。這項工作尤以大學以上的文、史、考古和人類學系最為合適，但小學亦適用，茲舉一實例以說明田野考古挖掘對學校教學上的助益。

民國六十九年，台南市永福國小五年級舉辦「快樂考古隊」(註3)，在級任老師帶領下，前往台南縣永康鄉鳶鳥遺址從事田野考古挖掘工作，級任老師很仔細的示範考古挖掘的要領，最後的成果是豐碩的，計發掘有圓洞紋陶片、貝殼紋陶片、指甲紋陶片及陶燒的鐮子。其中尤以貝殼紋陶片的發掘最具意義，貝殼紋陶片是利用貝殼表面突起的波紋，在陶器上印製出許多精緻的花紋，由此可證明一千多年前的蔦松必然是濱臨海邊，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才會充斥著貝殼的痕跡，製造出許多貝殼紋陶器，而今蔦松已遠離海邊約八公里外，滄海桑田，可見台灣地理位置的變化有多大。永福國小將野外考古發掘的古生物化石、石器、陶片及貝殼等，集中擺設於教室後面，作長期性的陳列，隨時教導學生，學生耳濡目染，天天接觸，必然可以培養出興趣來，一到野外就會自動自發地留心觀察，找出類似的化石或陶片。

上述例子，是將學生從教室帶到野外，經過實地的體驗自己動手尋找和接觸，由化石和古物的採集，認識古代自然和人文的歷史，舉辦這種活動所得來的知識，遠比老師在教室中口授要深刻得多，進而培養愛護自己

國家文化遺產的下一代，這也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民族精神教育。

為了使這些野外考古挖掘出來的古文物，有適當的儲存及展示場所，使它們能傳之久遠及發揮最大的教育功能，故設立一所小型學校博物館來保存及展示這些古文物或標本、模型及學生美勞作品等，是絕對有必要的，而非如上述集中擺設於教室後面，如此作法容易遺失、損壞，非傳之久遠之道。

此外，廣義的學校博物館當然還包括鮮活的動、植物等，學生採集來的昆蟲或動物，放置於昆蟲飼養箱、動物箱或水族箱中飼養，以便觀察其生態變化。

但美國教育界少部分人士對學校收藏品的陳列展覽持反對意見，認為學校自備博物館而終日開放，學生每天觀看同一展品，上課一提到該展品，必提不起興趣，而減少其學習的效果，倒不如由學校保管各類藏品及教學用品，於必要時才取出，如此方足以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增加教學的效果(註4)。這當然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觀念，設立學校博物館，利遠大於弊。若欲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可將展品分為永久展覽與特別展覽兩種。永久展覽是指展覽某些具有代表性及富有歷史意義的展品，如上述野外考古發掘所採集的陶片、古文物等；特別展覽是指為某一特定主題而舉辦的展覽，如：美勞作品展、模型標本展等皆是，年復一年，不同學生又作同樣的主題，展品推陳出新，永遠保持其

新鮮度，展品來源不虞匱乏，相對地也大大提高學生們學習的興趣。一個人幼小時所經歷的經驗，往往可能影響他的一生，例如：畢卡索(Picasso)從小喜歡逛美術館，觀賞普拉多美術館(Prado Museum)展示歷代西班牙繪畫大師的名作，長時間浸淫其中，長大後成為一位赫赫有名的偉大畫家(註5)。由上例可知，學校設立博物館收藏、展示各類藏品，供學生瀏覽、參觀、研究，嗣後往往可以培養出靈感與興趣。

### 二、中學博物館

中學博物館論其藏品與規模，當較小學博物館為大。中學生為一個人一生中各方面成長最迅速的階段，其思想漸趨成熟，求知慾也增強，對世界周遭環境與事物皆抱持好奇的心理，聯想力和創造力也特別豐富。因此，中學博物館一方面需收藏各門各類的藏品，以滿足學生的求知慾及好奇心；另一方面，中學博物館的藏品除由學生自製和野外採集外，老師也要參與、指導學生做各種實驗、發明，其具有價值的作品，可收藏於學校博物館中，尤其目前主管教育機關每年舉辦全國性中小學生科學發明展，其得獎作品更是學校博物館收藏的對象。此外，老師上課所需教材，若學校缺少這類藏品或學生無法自製，當以採購方式購藏，嗣後可作為學校博物館陳列、展覽或教學之用。例如：購買人體構造模型，或銅、瓷器及

書畫複製品等等，皆是必要的購藏品。

### 三、大學博物館

大學乃學術研究的重鎮，各種軟、硬體設備缺一不可，其中尤以圖書及實物資料二者，都是學習和研究上不可或缺的工具。圖書等文字資料保存於圖書館中，而實物等資料則收藏於博物館中，在現代大學中，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歐美國家大專以上學校，若無圖書館與博物館的設備，則教學幾乎視為不可能，因大學博物館的功能主要是在提供學術研究、教學及收藏品的保存，以服務學術大眾為優先考量(註6)。舉例來說，以美國哈佛大學為例，其佛格美術館(Fogg Art Museum)中國古藝術的收藏，天下聞名。在科學方面，有一座相當有規模的皮巴地博物館(Peabody Museum)，不但收藏了大量的研究標本，而且早已製作教育專用的模型。該館有名的玻璃花展示，就是一百多年前用玻璃製成的植物標本，是分析性的放大模型，館中複製的大型馬雅石雕，也是為教育的目的展出的(註7)。又如哈佛大學其在劍橋校園裏就有十四座博物館或收藏，性質上各有特色，其中有九座對外開放，兼具了內部學術教學、研究與外部服務社會大眾的功能(註8)。可見，美國大學往往將學科課程與博物館展藏緊密結合，將博物館視為教室的延伸。

就學校博物館展藏而言，



中、小學與大學不同，中、小學學生可至各類博物館參觀，或由博物館出借其館藏、複製品、圖片、模型等方式，達到教學的目的；但大學以上各系則需視其性質不同，而有各門各類不同的收藏，往往非自備博物館不可。大學博物館若有豐富的典藏，並且陳展方式得當，則學生在學習上必有莫大的助益。誠如任職於美國伊利諾大學博物館的巴克(Baker)所言：「教室及實驗室所得片斷的知識，若能參考博物館良好的陳列，將可以得到一合理的、全體的及綜合的知識。例如：生物的變化、形態的演化和成長的轉變等，若利用博物館的陳列品而教學，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博物館的陳列品，在教授種種的科目上是絕對必要的，故與各科目有關的各種標本，必須陳列於博物館中。博物館陳列品的展示，必須遵循若干原理和原則，方為合理。」(註9) 巴克氏的論點，正說明了大學博物館的角色具有輔助教學和研究的功能，而為達成這種功能，大學博物館就必須和大學相關科系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相互支援，俾使博物館的藏品發揮其最大的功效。

大學博物館基本上比較偏重於教學、研究和收藏等功能，往往以提供校內師生或相關研究者之使用為主，因此經常不重視展示功能，因而並未有完善的展示設施，而只是一些簡單的陳列而已。有時僅有收藏室，通常只針對研究者個別之需要而予以特

別件或特別參觀。簡言之，大學博物館是以純學術性研究為取向而具其特殊性。

大學博物館一般兼具服務社會大眾的功能，故應具備一般博物館的規模，館內應有寬敞的空間和完善的設施以供教學、研究、展示、儲存及行政人員工作之用。藏品之蒐購、徵集及入藏手續與一般博物館無異。大學設立博物館基本上有其優越的條件，因大學本身擁有研究人才，已具備學術基礎，各系或研究所可作為研究發展等各方面的奧援；又大學本身已有千萬師生為其基本會員及觀眾，大學本身又有其社會聲譽等，這些都是大學博物館在先天上已具備的優勢，經營上應不成問題。另外，大學博物館對外開放，可以滿足社會大眾教育與娛樂的期望，使大學專業知識普及化，達到全民教育的目的。

其次，大學博物館在行政運作上，如何將其功能發揮到極致，俾達成全民教育的目標，謹臚下列數點意見：

(一) 結合社會力量，善用民間資源：大學博物館因科系和各校重點發展方向的不同而性質各異，各校得尋求各自不同的支持對象，包括校友、企業家等社會人士，除了經濟支持以外，尚包括藏品捐贈等，藉以充實館藏，擴大教材範圍。

(二) 展示研究成果，充實研究力量：大學各系所得將研究成果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在博物館陳列展出，將深奧的理論大眾化、普及化。另外，藉師生的田野調

查、考古發掘所得的成果，協助博物館作有系統的蒐集，這種收藏政策實是大學博物館的命脈。

(三) 倡導義務服務工作或工讀制度：大學博物館既對外開放，推廣成全民化的博物館，在運作上必然會遇到人手不足的困境，解決之道在招收義務服務工作者，或進用工讀生，協助處理博物館日常工作。其他較為專業性的展覽布置、海報設計及館刊、簡介等的美術印刷工作，則應配合校內相關科系，指導及訓練學生製作，使博物館與師生密切結合，發揮最大的教學效果。(註10)

台灣的大學博物館，其收藏觀念的歷史極早，可以追溯至日據時代「台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始，因受西方觀念「以實物標本作為教學和學術研究材料」的影響，因此，凡與自然史相關的科系，幾乎都有計畫地採集、保存台灣本土標本，並附設「標本室」保存或展示，它是全國最具規模、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性專題收藏的大學。其他學校為了配合校內教學、研究，也設立了各類不同性質的博物館，它是以服務學術發展為優先考量，各校採行定期或不定期開放兩種方式。以私立中國文化大學附設華岡博物館為例，它是國內第一所綜合歷史、美術和自然科學的大學博物館，成立於民國六十年，館內有寬敞的展示和儲存場所，展覽活動頻繁，經常舉辦師生研究的成果展，並聘請學有專精的博物館專業人員主持，自開館以來，成果豐碩。現謹將台灣現有的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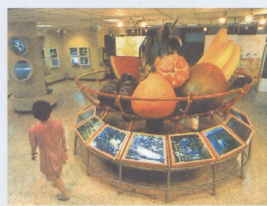


圖1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陳列館一隅



圖2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及其藏品



圖3 淡江大學海事博物館外觀

附設博物館舉其犖犖大者概述如下：

(一)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人類學陳列室：原為日據時期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土俗人種學講座之標本室。目前一樓陳列台灣高山族、台灣漢民族及海南島、中南半島、南洋群島等地土著器物、工藝品等民族學標本。二樓陳列考古學及體質人類學標本，包括台灣各地、中國大陸和一部分歐亞各地的出土文物，及世界各地人類化石標本、北京人骨骼模型等。本人類學陳列室主要供教學與研究之用，通常不對外開放。

(二) 台灣大學農學院農業陳列館：主要展示台灣省土地改革實施的概況與成果。目前共分三個主題館：一樓展示台灣農業環境、農業發展及野生動、植物保育的情形；二樓展示傳統農宅三合院的外觀模型及現代化農宅內部實際陳設。另外，還展示寶島多元化的園藝作物，進一步瞭解台灣豐富的物產；三樓展示廣義的農業，包括：畜牧、漁業生產及農業加工品等。此外，還有農產運銷的通路介紹等。(圖1)

(三) 中央警察大學世界警察博物館：館藏保存警校在大陸建校至今多件珍貴文物、史料，並蒐集一百多國警察服裝、配件等物品。全館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啟用，主要分為本國與世界六大洲警察展示區，其中一樓展示本國部分，包括校史館與中國警察館；地下一、二樓展示亞洲、北美洲、中南美洲、非洲、歐洲與大洋洲等六洲，計一百多個國家

地區的警察文物，極具研究與參觀價值。

(四)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成立於民國六十年，是國內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博物館，典藏豐富，不少作品極具歷史價值，彌足珍貴。華岡博物館佔地四百坪，分設十個展示區，其中設有特展區，專供專題特展使用。該館除供學校師生應用之外，並免費開放供社會大眾參觀和研究。(圖2)

(五) 淡江大學海事博物館：是國內第一所海事博物館，設計具巧思，室內布置盡量與實景相同。地下一樓是輪機室，室內有發電機、配電盤和渦輪蒸汽機等設備；一、二樓共陳列約五十艘船隻模型，包括最不幸的鐵達尼號和最昂貴的尼米茲號等；三樓為圖書館及視聽室，珍藏海事圖等；四樓為駕駛台，陳列人造衛星導航系統、羅盤、方向測位儀及收訊機、雷達測深儀等設備。(圖3)

(六) 輔仁大學天主教文物館：館藏豐富，包括書籍、服裝、聖像及文物等蒐藏，都為天主教在中國的歷史做最佳的見證。該館成立約十年，包括三座蒐藏館，分別為于斌樞機紀念館、羅光總主教收藏館及中國天主教會會館等。館藏的另一特色是蒐集世界各地許多聖母像，顯現天主教融合在每個民族文化中的不同特色。

(七) 華梵大學華梵文物館：該館佔地二百多坪，定期展出中華文物、佛教文物及校史等資料。佛教文物典藏方面，有以中

文、藏文、滿文、緬文、梵文以及巴利文（即古梵文）所寫成的經書。文物館尚珍藏有多部珍貴的古印度貝葉經，這些以樹葉書寫而成的佛經，包括《心經》、《金剛經》等多部經書，其中最珍貴的是在唐朝由印度帶回中國的貝葉經，年代久遠。成立文物館的目的，旨在讓學生及民眾接受文化的薰陶。

（八）大同工學院科學博物館：成立於民國六十九年，目的在以工業展示啟發國人。一樓為「工業館」，計有基礎科學、消費性電子工業、電腦與資訊工業、家電工業、動力機械工業及工業設計等展示，並有通俗科學講座活動及兒童科學圖書室等。二樓為「時間展覽館」，分為時間的起源、時空的演進、時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等，頗具創意。該館是以私人企業設立博物館的典型，不同於完全以廣告為目的之商品陳列，它附屬於大同工學院，以科學博物館之名出之，具有教學與研究之功能。（註12）

（九）長庚護專原住民文化館：旨在勉勵原住民學生傳承原住民文化，想辦法使自己的祖先文化永遠存續，並發揚開拓的文化。館內展陳九族原住民的服飾、日常用品等，琳瑯滿目。

（十）實踐大學服飾博物館：是國內首座展示中國服飾的博物館，佔地約五百餘坪，規畫為二大展覽室，館內展示文物主要有中國民族服飾與台灣原住民服飾刺繡文物二大類。中國民族服飾方面，陳列龍袍、官服、橫披……等，盡為明清以後宮廷服

飾的精品，也收藏不少地域性的民俗和歷代織錦刺繡、文物集錦等珍品。台灣原住民服飾部分，該館也蒐集原住民十族的代表性服飾，包括織布和刺繡文物等。（圖4）

此外，大學附設文物館、展示館、資料室等名目不一的，尚有：台灣大學植病系昆蟲學館、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文物資料室、成功大學歷史文物館、中國醫藥學院中藥展示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畫廊、國立台灣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國立台灣藝術學院美術陳列室及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國劇陳列館……等等皆是，由於受限於資料，僅略舉如上。

### 參、設立學校博物館的優點

學校博物館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備受肯定的，歐美國家皆極為重視，其規模不論大小，均可作為學校教學、研究和參考、觀賞之用，對師生均有莫大助益。茲列舉設立學校博物館的優點如下：

（一）理論與實物配合，相得益彰：教學若能配合實物、圖片、模型等說明，則學生也較易理解且記憶深刻，非囫圇吞棗可比，如上生物課，老師可帶學生到野外採集標本，包括蝴蝶、甲蟲……等等，排比併列，五花八門，學生可比較其中的差異和演化情形，藉此也可以瞭解其生活習性、特徵，如此學生所得的知



圖4. 實踐大學服飾博物館中國傳統服飾展覽

識，將是完整而且有系統的。

（二）培養學生審美觀及變化氣質：學校有選擇性地收集學生書法、繪畫或美勞工藝作品，和蒐購古今中外名人畫作、複製品等，並且將之陳列展示，學生耳濡目染日積月累長期地浸潤於其中，將可逐漸培養和啟發其審美觀及變化其氣質。

（三）激勵學生見賢思齊及培養其榮譽感和上進心：學校可將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優勝錦旗或獎杯陳列展示，如此自易激起學生見賢思齊及增進其榮譽感和上進心。例如：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中旬，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博士返國，國內新聞媒體曾大幅報導，激起一陣「李遠哲旋風」，其中一則報導其在民國三十八年小學時代，曾代表新竹市參加台灣省第一屆小學桌球錦標賽，奪得團體組冠軍，目前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遠哲在冠軍獎狀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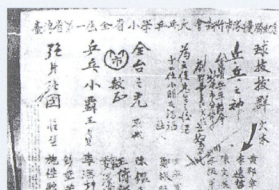


圖5. 民國三十八年李遠哲博士在桌球錦標賽冠軍獎狀上之簽名（箭頭指處）

角的簽名（圖5），學校若能將其裝裱展示，學生睹「名」思人，自覺與有榮焉，進而見賢思齊，培養學生榮譽感和上進心。

（四）扮演社區文教中心與社會利器功能：在國際社會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博物館的收藏被認為是全人類社會共同珍貴的文化遺產，博物館被要求走出封閉的學術象牙塔，不應只專注於藏品的學術研究，轉而應開放資源對社區大眾的服務，在此情況下，學校博物館功能擴大延伸至社會大眾。因此，學校博物館在無形中便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同時，學校博物館亦可配合政府施政，如舉辦拒抽二手煙、宣導環境保育等觀念展覽，讓民眾瞭解其利害關係後，便肯與政府合作，齊一行動，政府施政的預期目標自易達成，這又是學校博物館的另一種功能。其次，若學校博物館舉辦展覽活動，亦可邀請社區人士參與，如此將學校博物館與社會人士結合，自易得到其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無形中亦可提昇全民的知識水準。

### 肆、學校博物館面臨的難題

設立學校博物館後，如何維持其正常營運與管理，顯然有許多問題必須解決。例如：專業人才的選用、人手短缺、經費不足……等問題，均待克服。學校博物館任用專職人員比由學校教師或行政人員兼任為佳，管理上較為專業。因而學校博物館與一般公眾博物館是有其差異性存在，就館員結構、工作態度、類型與專業知識等而言，學校博物館是否能配合及適應新的觀念與需求，都是不得不慎思的問題（註13）。換言之，學校博物館的定位和角色與一般博物館不同，因而在管理和經營上，就略顯得不夠專業，表現在展覽設計、創新及設施上，同樣顯得不足。

其次，因學校博物館兼扮演社會教育的角色，一般民眾觀念上仍難配合，不知學校附設有博物館，可供外界參觀，形成博物館無觀眾的窘境，浪費人力、物力與財力。因此，學校博物館對外開放，往往缺乏群眾基礎，參觀人數極為有限，門可羅雀，所欲發揮全民社教功能亦大打折扣。解決之道，乃在於加強宣傳與行銷觀念，擴大群眾參與面，並充實館藏，以獲得觀眾的認同，自能吸引觀眾前來參觀。

### 伍、結論

目前國內各級學校愈來愈重視文物蒐藏、展示等觀念，並

深切瞭解博物館對教學、研究的重要性，因此設立學校博物館有日漸普及的趨勢，是頗為可喜的一件事，尤以大學附設博物館為然；而其中又以配合各大學的特性設立永久性的專業博物館為多。一般綜合性的大學，各系所仍保有其獨立的蒐藏，各設獨自的陳列室或陳列館，缺點在過於分散。例如：台灣大學有農業陳列館、昆蟲學館、人類學陳列室、動物標本館、植物標本館、礦物岩石標本陳列室等，造成參觀者極大的不便，理想的情況應是集中於一棟大樓，分樓層展示，讓觀眾無掛一漏萬之虞，又能節省往返時間，充分發揮學校博物館的教育功能。

國內教育正面臨轉型期，各項改革正持續進行中，教育主管部門亦逐漸重視博物館對學校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一般人已打破歷年來所抱持博物館係體制外非正規學制的舊觀念，而逐漸將學校教育與博物館學習緊密結合在一起，並承認博物館的教育學程。可見，博物館教育日益受重視之一斑，這也正是一股推動普遍設立博物館的原動力。

### 註釋

註1：劉婉珍，〈美術館與學校的合作與互動〉，《博物館學季刊》，第十一卷第三期，頁13、86.7。

註2：同上，頁11。

註3：江聲，〈快樂考古隊〉，《漢聲雜誌》文化國寶專集（1），頁48~56、69.10。

註4：費田井雨、費鴻年合撰，《博物館

學概論》，上海中華書局，頁61，25.6。

註5：Dominique Dupuis-Labbé著，吳方正等譯，〈青少年期與教育〉，《畢加索的世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頁45，87.9。

註6：張譽騰，〈大學博物館的使命與功能〉，《博物館學季刊》，第十卷第三期，頁18，85.7。

註7：也行，〈校園需要博物館〉，「繩墨集」，《聯合報》，第三十七版，87.12.19。

註8：同註6。

註9：同註4，頁69~70。

註10：陳國寧，〈博物館的演進與現代管理方法之研討〉，《博物館學》，文史哲出版社，頁119~120，67.6。

註11：林美容，〈國立台灣大學學院考古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藝術家雜誌社》，第二十九期，頁28~29，66.10。

註12：秦裕傑，〈博物館人員〉，《漢光文化事業公司》，頁25~26，77.5。

註13：李麗芳，〈博物館學習與學校教育的互動〉，《博物館學季刊》，第十一卷第三期，頁5，86.7。

##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專門委員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